



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

苏轼词全集

【汇校汇注汇评】

谭新红 编著



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

苏轼词全集

【汇校汇注汇评】

谭新红 萧兴国 王林森 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苏轼词全集 / 谭新红编著. —2版. —武汉: 崇文书局, 2015. 8

(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)

ISBN 978-7-5403-3162-7

I. ①苏…

II. ①谭…

III. ①宋词—选集

IV. ①I222. 8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94114 号

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著作权、出版权、发行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, 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: 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苏轼词全集

选题策划: 王重阳 责任编辑: 邵淑波

责任印刷: 李佳超

出版发行: 崇文书局有限公司

发行热线: 027-87393855

网 址: www.cwbook.cn

地 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邮政编码: 430070

印 制: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: 0710-3329311

开 本: 148 毫米×210 毫米 1/32

印 张: 16.125

字 数: 500 千
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 2 版

印 次: 201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3-3162-7

定 价: 4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调换)

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

编撰委员会

顾 问 冯其庸 霍松林 袁世硕 冯天瑜
编 委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左东岭 叶君远 朱万曙 阮 忠
孙之梅 杨合鸣 李 浩 汪春泓
张庆善 张新科 张 毅 陈大康
陈文新* 陈 洪 赵伯陶 胡晓明
郭英德 唐翼明 韩经太 廖可斌
戴建业

(注:标*为常务编委)

前 言

如果说代表 11 世纪上半期的作家是欧阳修,那么,苏轼则是继欧阳修之后领袖一代的文坛巨擘。苏轼(1037—1101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四川眉山人。嘉祐二年(1057)进士,官至翰林学士。富有政治才能,他在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湖州任地方官时,灭蝗救灾,抗洪筑堤,政绩卓著。为人刚直敢言,不随时俯仰,故仕途坎坷,一生屡遭贬谪。苏轼融合了儒释道的思想,既执著于人生而又能超然物外,这种人生态度使他坚定、沉着、乐观、旷达,在逆境中依然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。他天才纵逸,诗、词、文、赋、书法、绘画无所不能,宋代的诗、词、文都在他手里达到了高峰。

—

在北宋词坛上,理论上以苏轼为代表的“自是一家”说和以李清照为代表的“别是一家”说的并立。苏轼认为诗词一体,词是“诗之苗裔”(朱弁《风月堂诗话》卷上),从诗词同源的角度提高了词体的地位;李清照则认为词不同于诗,诗词有别,从词体出发确立了词的独立文学地位。在创作实践中,相应地就有苏轼的“以诗为词”和李清照维护词体特征的不同取径。在当时,苏轼的理论与实践不但不被多数人认同,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和指责。以今天的眼光考量,正是苏轼的努力实现了词坛的革新与突破,为词的发展赢得了生机。

词至柳永而一变，至苏轼又一变，他们都开创了词的新局面。苏轼对词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开拓词的题材内容，改变词的风格，提升词的品位以及在形式技巧上的创新。

就题材内容而言，除了闺怨恋爱、感时伤事和羁旅行役等传统题材外，苏轼填词是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（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）。举凡咏史怀古、伤别悼亡、谈玄说理、赠答酬和、山水田园等惯用诗歌表现的题材，无一不被他写进词里，极大地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，开拓了词的艺术境界。苏轼在词的题材内容方面的开拓在以下三个方面最值得注意。

一是用词抒写豪情壮志。词以表现男女柔情为主调，而到了苏轼手里，豪放词昂首步入词坛，一片闺音的词坛格局终被打破，给宋代词坛带来一股刚健雄风。如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：

老夫聊发少年狂。左牵黄。右擎苍。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酒酣胸胆尚开张。鬓微霜。又何妨。持节云中，何日遣冯唐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。射天狼。

作品描绘了打猎的壮观场面，抒发了自己杀敌报国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。全词境界壮阔，节奏明快，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。此外如《南乡子》（旌旆满江湖）、《阳关曲》（受降城下紫髯郎）等词也都通过从军将士的形象，抒发了自己的壮怀。

二是描写山水风光和田园生活。“若乃山林皋壤，实文思之奥府。”（刘勰《文心雕龙·物色》）受山水田园诗的影响，山水田园也成为唐宋词的重要内容。早在敦煌曲子词中就出现了以自然风光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，但受“缘情而绮靡”观念的影响，山水田园词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。直到苏轼出现，山水田园词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，举凡雄川大山、清风明月、溪雨岸花、收麦赛神、缣丝煮

茧等,都被他一一写进词中。如作于黄州的《西江月》:

照野弥弥浅浪,横空暖暖微霄。障泥未解玉骢骄。我欲醉眠芳草。可惜一溪明月,莫教踏破琼瑶。解鞍欹枕绿杨桥。杜宇一声春晓。

微风吹拂下,月光在草丛木叶之上浮动,犹如波浪;天空中,月亮在淡淡的薄云中时隐时现。醉眼朦胧的词人,不忍马蹄踏碎溪中明月,于是醉眠芳草。在东坡笔下,自然山水犹如瑶池仙境,静美异常。这首山水词洒落有致,将苏轼潇洒旷达的神采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苏轼善于描写清新秀丽的农村田园风光,这是以前的词人从未关注过的领域。在任徐州太守时,苏轼到石潭谢雨,用定格联章的形式,写了五首《浣溪沙》,描绘乡村之景与农家之乐,涉及农村生活的多个方面。如第二首写他前往石潭社庙行谢雨典礼时的热闹场景,极富生活气息:

旋抹红妆看使君。三三五五棘篱门。相挨踏破茜罗裙。老幼扶携收麦社,乌鸢翔舞赛神村。道逢醉叟卧黄昏。

乡村女子朴野、热情、好奇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。又如第四首:

簌簌衣巾落枣花。村南村北响缲车。牛衣古柳卖黄瓜。酒困路长惟欲睡,日高人渴漫思茶。敲门试问野人家。

将农村繁忙的劳动场景和古朴的生活情调渲染得风味十足。苏轼的田园词,将农村的自然风光、村民形象、生活习性、农事活动等方面都表现得鲜明生动,极大地丰富了田园词的表现力。

三是在词中诉说亲情友情。词虽以抒情见长，但在苏轼之前，所抒却多儿女私情，亲情友情这类庄重的情感还较少进入词的世界。苏轼对亲人、对朋友情真而意深，如他和胞弟苏辙感情甚笃，《水调歌头》（明月几时有）就是中秋“兼怀子由”而创作的名篇。苏轼的原配王弗，卒时年仅 27 岁，十年后，苏轼在密州写了悼亡词《江城子》（十年生死两茫茫）。在词中，词人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亡妻永难忘怀的真挚感情，沉痛悲切，感人至深。

除了亲情，苏轼也非常重视友情。他送别友人、怀念朋友的词真挚感人，如在密州雪中送文安国还朝写的《满江红》（天岂无情）。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，如《南乡子》中说：“回首乱山横，不见居人只见城。谁似临平山上塔，亭亭，迎客西来送客行。”又如《浣溪沙》中说：“门外东风雪洒裾，山头回首望三吴。不应弹铗为无鱼。”都抒发了对友人的拳拳深情。

苏轼的哲理词似不食人间烟火之语，更是提高了词的品味。350 多首苏词中，蕴含着作者对宇宙、自然、人生、生命的睿智思考的，不少于 50 首。如果说苏轼把词带向“诗言志”的境界，是在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人韦庄、李煜、柳永、范仲淹、张先、晏殊、欧阳修、王安石等人词作言志基础上的进一步开拓，那么他将词提升到形而上的哲理诗的境界，则是更大胆也更独到的创新。^① 名作《水调歌头》为其中的代表，作者以天仙化人之笔，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、美人千里、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，抒发了自己外放无侣的孤独情怀。作者俯仰古今变迁，感慨宇宙流转，厌倦宦海风波，揭示了睿智的人生理想。全词挥洒自如，不假雕琢，而浩然之气，超凡绝尘，体现了作者“逸怀浩气，超然乎尘垢之外”（胡寅《酒边词序》）的哲思。又如作于黄州的《定风波》：

① 陶文鹏. 苏轼诗词艺术论.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, 第 170 页.

莫听穿林打叶声。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。
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。微冷。山头
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潇洒处。归去。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这首词富有哲思理趣，表现了词人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。苏轼的哲理词超凡脱俗、出神入化，极大地提升了词的审美境界和艺术品味。

除以上几类，苏轼词在内容上的开拓还涉及许多方面，举凡咏史怀古、咏物节序、贺寿游仙、登临游赏等等，无不被他写进词中。在苏轼之前，词的内容不外乎美女与爱情。李煜的亡国之音、柳永的秋士易感，算是对这种狭隘格局的两次突破。但这只是他们的遭遇在词中的一种连带反应，而不是有意识地要为词的题材内容开疆拓土。至苏轼出现，才自觉地用这种合乐而歌的形式，抒写自己的襟抱志意和社会生活，使词从“小道末技”上升为一种与诗等量齐观的抒情文体。

苏轼在词史上的另一贡献是创造了新的风格。苏轼之前的词以婉约为主，苏轼则有意识地突破这一传统，开创了豪放词风。他在《答陈季常书》中说：“又惠新词，句句警拔，诗人之雄，非小词也。但豪放太过，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，一枕无碍睡，辄亦得之耳。”“诗人之雄，非小词”的说法，表明苏轼高度认同豪放风格的词。苏轼填词较晚，大约始于37岁任杭州通判时。38岁知密州，写了《江城子》（老夫聊发少年狂）和《水调歌头》（明月几时有）这两首最早的豪放词代表作，从而在词坛上树起“自是一家”的旗帜。44岁因乌台诗案贬居黄州五年，更是创作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这样的豪雄之词。他把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与对历史、人生的反思结合起来，在雄奇壮阔的自然美中融入深沉的历史感和人生感慨。类似作品在东坡词中并不鲜见，如“雪浪摇空千顷白，觉

来满眼是庐山，倚天无数开青壁”（《归朝欢》）；“有情风、万里卷潮来，无情送潮归。问钱塘江上，西兴浦口，几度斜晖”（《八声甘州》）；“上殿云霄生羽翼，论兵齿颊带风霜，归来衫袖有天香”（《浣溪沙》）等等。

豪放词在东坡词中尽管只是少数，却改变了唐宋词徒具阴柔之美的单一格局，阳刚之美始昂首进入词的世界。苏轼开创并确立的新词风在当时和后世虽然屡遭非议，却也不乏追随者和支持者。从创作层面看，在北宋有晁补之、黄庭坚等传人，南宋有叶梦得、陈与义、张元干、张孝祥、陆游、辛弃疾、陈亮、刘克庄等继承发扬，辛弃疾攀登至最高峰。从批评角度言，自从明人张缵在《诗余图谱·凡例》中提出婉约、豪放二分法后，豪放词取得了与婉约词并肩的地位，到了清代，王士禛、徐钊更称豪放词为英雄之词，均可见出其对后世的影响。

在表现手法上，苏轼“以诗为词”，将诗的创作手段移入词中，主要表现在以议论为词、摆脱音乐束缚以及用题序、用典等方面。

要之，令词自二晏、欧阳修以降，已达至高潮，若不生变化，词的发展势必走向末路。柳永、苏轼遂应运而生。柳永发展了慢词长调，增强了词的表现能力。苏轼则扩充了词的情感内涵，丰富了词的表现方式，使词朝着独立抒情诗体的方向发展。其豪放词风更是打破了狭窄的樊篱，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的生命，成为词史上永不衰竭的优良传统。

二

苏轼究竟有多少首词？迄今还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。自南宋绍兴初傅干《傅干注坡词》在杭州刊行以来，千年来为苏轼词编集代不乏人，现存的约有三十种左右，如（为省篇幅，正文中出现以下书名时只用简称）：

南宋傅干《傅干注坡词》，巴蜀书社 1993 年版，收词 242 首，另有 30 首存目缺词或部分缺文。

南宋曾慥辑《东坡先生长短句》二卷拾遗一卷。刊行于绍兴二十一年(1151)。原刊本今已不存，幸赖明人吴讷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以传。吴本又分天一阁钞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(简称百本)和紫芝漫钞《宋元名家词》(简称紫本)两种。百本卷上收东坡词 140 首，卷下收 157 首，拾遗词 40 首，中有误入及重收者 11 首。

元延祐七年(1320)叶曾云间南阜草堂刻《东坡乐府》二卷，是今存东坡词集的最早刻本，世称元延祐本或云间本，简称元本。上卷凡 41 调 115 首，下卷 17 调 166 首，共收词 281 首。

明人茅维编《苏东坡全集》本《东坡词》(简称明刊全集)，共 73 调 316 首词。

明人焦竑编《苏长公二妙集》所收《东坡诗余》二卷(简称二妙集)，收词 336 首。

明人毛晋编《宋六十名家词》所收《东坡词》十一卷，共 72 调 328 首。

朱祖谋编《彊村丛书》本《东坡乐府》三卷，收词 340 首。

龙榆生《东坡乐府笺》，收词 344 首。

唐圭璋《全宋词》本《苏轼词》收词 351 首。

曹树铭校编《东坡词》(简称曹本)，香港万有图书公司 1968 年出版，收词 319 首。

石声淮、唐玲玲《东坡乐府编年笺注》(简称石唐本)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，收词 348 首。

薛瑞生《东坡词编年笺证》(简称薛本)，三秦出版社 1998 年版，收词 360 首。^①

^① 以上统计据保苕佳昭《历代苏轼年谱、词集苏词一览表》，《苏词研究》，线装书局 2001 年版。

邹同庆、王宗堂《苏轼词编年校注》(简称邹王本),中华书局2002年版,收词350首,其中互见词和可疑词19首。

以上所举只是较有代表性的苏轼词集,书名不一,体例有别,收词也或多或少。可见为苏轼词编集,何者该入集?何者该剔除?是一件难度极大的工作。

现当代学人在编苏轼词集时,有两种态度值得注意:

一是宁缺毋滥。如曹本共收36首误入词,其中许多是以“意境与东坡词不类”而列为误入词。

二是宁多勿缺。如薛本收词360首,编者在“凡例”中即言“为目前收东坡词最多者”。而朱靖华、饶学刚、王文龙、饶晓明编《苏轼词新释辑评》(中国书店2007年版,简称朱饶本)在“凡例”中亦云:“本书共收词410首,是目前收词最多者。”编者将诗中词、歌词及民间小乐府等全都收入集中。

两种态度均有利有弊。宁缺毋滥型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东坡词的纯度,可无疑也会因此而有遗珠之憾。特别是如果仅以风格意境而不是以文献为取舍标准的话,难免会遗漏许多苏词,因为一位词人的风格往往是多样而非单一的。宁多勿缺型在尽可能多地保存作家的作品时,当然避免不了滥竽充数。那种把骚体辞、乐府诗、歌词、乐语等长短句诗都说成是词的态度,也并不被学界看好。^①

本编以唐圭璋编纂、王仲闻参订、孔凡礼补辑《全宋词》(中华书局1999年版)本《苏轼词》为底本,而略有增删。《全宋词》共收苏轼词351首,其中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灵宫导引歌词》、《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导引歌词》、《全宋词》

^① 参曾枣庄《需“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”——评〈新近发现东坡词考辨补证〉》,《乐山师范学院学报》2005年第10期。

录自《东坡内制集》卷二、卷四。此两首内制导引歌词，本编删而不取。《菩萨蛮》（湿云不动溪桥冷）一词，《全芳备祖》前集卷一“梅花门”署名苏轼作，《全宋词》据此录入，并注云：“按此首亦见朱淑真《断肠词》。但《断肠词》颇多讹误，疑以《备祖》所载为是。”然《全宋词》在第五册“订补附记”中又列作朱希真存目词，注曰：“朱淑真作，见《断肠词》。”可知《全宋词》最后订补时，已确认此词既非苏轼作，亦非朱希真作，而属朱淑真词。唐先生《宋词互见考》就云当以朱淑真词为是。本编不录。《阮郎归》（歌停檀板舞停鸾）一词，《全芳备祖》后集卷二十八“茶门”署名苏东坡作，《全宋词》据此录入，并注云：“按此首别作黄庭坚词，见《豫章黄先生词》。别又误作张先词，见《张子野词》卷一。”然唐先生《宋词互见考》云此词“唯《全芳备祖》作东坡词，第东坡词集不载，当以山谷为是”。今不录。《踏莎行》（山秀芙蓉）一词，《全宋词》据《咸淳毗陵志》卷二十三录入，并注云：“按此首别又作贺铸词，见东山词卷上。惟咸淳毗陵志以外，明沈敕荆溪外纪卷十二亦作苏轼词，未知孰是。”邹王本认为这首词是贺铸的作品，因为自宋以来《东山词》均收，却不见于东坡词集，且《毗陵志》录此词时漏署作者姓名，而此词前为苏轼《菩萨蛮》（买田阳羨），以致后人误以为是苏轼所作。本编亦不收。

以上五首，《全宋词》录而本编删，另有两首《全宋词》不录而本编收存。《全宋词》收有《临江仙》：“九十日春都过了，贪忙何处追游，三分春色一分愁。雨翻榆荚阵，风转柳花球。 阆苑先生须自责，蟠桃动是千秋。不知人世苦厌求。东皇不拘束，肯为使君留。”而另一首《临江仙》和这首词的上片全同，唯下片作“我与使君皆白首，休夸少年风流。佳人斜倚合江楼。水光都眼净，山色总眉愁”。这首《临江仙》，《全宋词》未收。傅本将下阕附注于熙宁九年四月一日密州作同调词之后，并云：“人在惠州，改前词云（词略）。”朱本、龙本、薛本、邹王本等都视其为不同的两首词，今补录。《玉

楼春》(乌啼鹊噪昏乔木)《全宋词》未收。然唐先生《宋词互见考》云：“案此首苏轼词，见《东坡志林》，《花草粹编》误引作郭生词。此词盖东坡为郭生作，非郭生自作也。”曹本据王文诰《苏诗总案》卷二二引《外集》增补，调作《木兰花令》。今亦补录。故本编共收词 348 首。

三

对作品进行编年，是深入了解该作品思想内涵的前提，也是系统研究作家的基础。给苏轼词编年，其实从南宋就开始了，当时的一些苏轼年谱率先对苏词进行系年。如王宗稷《东坡先生年谱》就给苏轼 24 首词编了年，傅藻《东坡纪年录》更是编了 85 首。然而由于当时更重视苏诗苏文，为苏词编年的数量还很有限，因而此时期可称是苏词编年的萌芽期。它们成为近现代苏轼词编年时最直接的参考成果。元明两代，人们虽然乐于为苏词编集，却都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，因此苏词编年陷入停滞期。到了清代中期，王文诰编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(简称《苏诗总案》)，他在考订苏轼诗文的创作年月并对它们进行编年时，也给 119 首词进行了编年。到了清末民初，朱祖谋就在王宗稷《东坡先生年谱》、傅藻《东坡纪年录》和《苏诗总案》的基础上，编成了第一部编年体苏轼全集——《东坡乐府》三卷，前两卷为编年词，共 204 首，卷三为未编年词，仍按词调编次，计 136 首，给当代学者继续为苏词编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其后，苏轼词编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1936 年龙榆生《东坡乐府笺》编年 206 首，1968 年曹树铭《东坡词》编年 250 首，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(简称孔《谱》)编年 144 首，石唐本编年 241 首，薛本编年 317 首，邹王本编年 292 首，朱饶本更是对苏轼词“实行全部编年”(见朱饶本凡例)。

在这些编年中，朱本与曹本是最值得重视的两大成果。朱祖谋被誉为苏轼词编年的始创者，曹树铭总结了他编年的八条原则与技巧。而曹本则以地名、地理位置、形势和东坡行迹相印证，从情感、意境、词题文法的启示等方面寻找线索，和诗文对读，从而使许多词的创作年代变得清晰起来。后来出现的许多编年多取法于此。

此外还有许多单篇论文对苏词进行了编年，计有（为省篇幅，正文中出现以下论文时只给出作者和篇名，不再注明刊物名称和出版时间）：

宗典《苏轼卜居宜兴考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79年第一辑。

张志烈《苏轼由杭赴密词杂议》，《东坡词论丛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。

林冠群《苏轼〈西江月〉写作的时间和地点》，《东坡词论丛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。

刘尚荣《钞本〈注坡词〉考辨》，《东坡词论丛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。

邱俊鹏《苏轼〈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〉琐谈》，《东坡词论丛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。

曾枣庄《东坡词中的朝云》，《东坡词论丛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。

村上哲见著、杨铁婴译《东坡词札记》，《文学遗产增刊》十六辑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张志烈《苏词三首系年辨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3年第3辑。

王水照《评久佚重见的施宿〈东坡先生年谱〉》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3年第3辑。

刘崇德《苏词编年考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1984年第3期。

丁永淮《苏轼黄州活动年月表》，《东坡研究论丛》，四川文艺出

版社 1986 年版。

吴雪涛《苏词编年订误三题》，《河北师范学院学报》1987 年第 2 期。

高培华《苏轼〈雨中花慢〉是悼朝云》，《文学遗产》1987 年第 6 期。

吴雪涛《苏词四首系年商兑》，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1988 年第 1 期。

王文龙《苏词五首作年考》，《盐城师专学报》1989 年第 3 期。

吴雪涛《苏词五首杂考》，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1989 年第 3 期。

吴雪涛《苏词三首考证》，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1992 年第 1 期。

刘崇德《苏轼“杨花词”系年考辨》，《文学评论丛刊》第十八辑。

吴雪涛《苏词编年考辨两则》，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》1993 年第 1 期。

孙民《关于十三首东坡乐府的编年》，《辽宁大学学报》1994 年第 2 期。

吴雪涛《苏词编年辨证——东坡乐府编年笺注献疑之一》，《文史》1995 年第四十辑。

刘焕阳《苏轼初始作词时间考》，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》1996 年第 2 期。

邹同庆、王宗堂《苏词辨伪》，《中州学刊》1996 年第 2 期。

朱靖华《论苏轼词始作于嘉祐初年》，《黄冈师范学院学报》1999 年第 5 期。

保莉佳昭《苏轼与杨绘有关之词》，《苏词研究》，线装书局 2001 年版。

张志烈《苏词二首系年略考》，《黄冈师范学院学报》2002 年第 1 期。

吴洪泽《〈洞仙歌〉（冰肌玉骨）公案考索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02 年第 2 期。

曾枣庄《去伪存真,后出转精》,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2003年第2期。

王文龙《读东坡词札记二题》,《惠州学院学报》2003年第4期。

闫小芬《苏轼〈洞仙歌〉杂考》,《商丘师范学院学报》2003年第6期。

钱建状《〈东坡词〉误收之〈青玉案〉作者考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4年第5期。

张承凤《苏轼艳词三首辨正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4年第6期。

龙吟《苏轼词作编年新说》,《中国苏轼研究》第二辑,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。

保荻佳昭《苏轼词编年考》,《新兴与传统——苏轼词论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。

马小青《磁州窑瓷枕上书写的苏东坡词》,《收藏界》2006年11月。

邹同庆、王宗堂《苏轼词编年问题与龙吟先生商榷》,《中国苏轼研究》第三辑,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。

王宗堂、邹同庆《〈苏轼词编年校注〉重印后记》,《中国苏轼研究》第四辑。

李小龙《东坡词补考》,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5期。

胡建升《苏轼〈浪淘沙·探春〉编年补正》,《文学遗产》2008年第3期。

李世忠《苏轼〈蝶恋花·春景〉作时考》,《咸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5期。

沈松勤《苏轼词编年补证》,《国学学刊》2009年第1期。

胡小林《〈青玉案·和贺方回韵〉作者考》,《江海学刊》2009年第3期。

有些苏轼词选本也涉及编年,如曾凡礼《苏东坡词选释》(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)、于培杰、孙言诚《苏东坡词选》(花山文